



《浮云》：蔡志松的《浮云》最初是用牡丹花来做，牡丹象征着富贵，但是用它做成《浮云》可能更是比较好的材料。能够让大家充分考虑人生，这个材料原来想如果用白牡丹花轧出云朵状也可以，但是为了参加威尼斯双年展，而且因为展览现场是设在室外，所以就用钢来做云朵，然后喷的白漆。《浮云》选择了坚硬的钢去反衬云朵的柔软，这是蔡志松结合当代文化语境的思考。蔡志松对《浮云》这样解读：“生命的意义不仅是过程，更重要的在于结果。不要不敢直面因果关系的严厉而不加思索地相信生命只有过程，自欺欺人地走过剩余的时光。我们并不是为了愚昧而生，如果渴望快乐就请种下相应的种子。谷雨春耕，浮云朵朵，如何漂浮无人问津，雷雨交加却令人瞩目。”



《玫瑰》：蔡志松的《玫瑰》延续了他的《故国》系列“风、雅、颂”中的风格，在“风”系列中，蔡志松更强调的是雕塑材料之间碰撞产生的语言，在“雅”系列的无字立轴与屏风，突出了蔡志松与作品的对话，在“颂”系列中，体现了蔡志松艺术技法的纯熟。蔡志松对《玫瑰》这样解读：“爱情像大自然中的花朵，无时无刻不上演着盛开与凋零，永不停息，就像我们的身体，从一出生就开始奔向死亡，犹如这铅玫瑰，总有一天会因保存不善而损毁，变成沉重的垃圾。维护的成本远远大于自身的价值。”蔡志松用铅之玫瑰，制造了所有关于幸福的想象，与其说以其魅惑的造型绽放在每个人的眼前，不如说以它触之娇弱的身体，释放出销蚀魂魄的毒素。

## 展览就像是我交出的一个谜底

蔡志松是当代艺术与时尚文化的先行者，他的雕塑有着东方式的传统面影，骨子里又贯通、流淌着先锋艺术的精神血脉。《故国》风、雅、颂三个系列用铜皮的肌理表达厚重的历史感，《玫瑰》用铅的沉闷和绚丽去传达爱情的脆弱和梦幻，《浮云》选择了坚硬的钢去反衬云朵的柔软。

2014年2月18日，蔡志松的大型个展《再会历史》在台北当代艺术馆盛大开幕。这次展览共有46件作品，重新梳理了蔡志松作品的创作历程，涵盖了《故国》《玫瑰》《浮云》三大系列。蔡志松对自己作品的总结是，《浮云》在谈人生，《玫瑰》是因为爱情，《故国》是思考人性。他认为，所谓自我突破并不是水平方向的不断变化而是纵向上的前进。

一直以来，蔡志松的创作着眼于对人生状态的关注和映照，他自述生活与成长的经验，迫使他思考人性、文化以及历史等问题。《再会历史》透过他不同年代的作品，完整地呈现蔡志松的个人哲思观。

对于蔡志松来讲，艺术不需要理论，创作不需要灵感。理论不能指导实践，实践要靠智慧与经验，因此，生活中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成为蔡志松创作的源泉。蔡志松作品的特点不单纯在于造型，更在于材料语言的把握，他试图通过材料传达思想。这也是他认为的

艺术家最好能力的体现，可以运用各种媒材进行创作。蔡志松说：“出色的艺术家应该是世界有多大，心就有多大。”

作为一位在学生时代就确立了自己的艺术语言、29岁即获得法国巴黎秋季沙龙泰勒大奖的中国艺术家，蔡志松拥有迥异于同年人的早熟智慧毋庸置疑。然而，也正因为如此，在光环笼罩和被夸赞直觉敏锐、才华横溢的同时，蔡志松也频频遭遇被误读，在对曾经引发的各种争议，他一笑了之，从不辩解。在他身上，最传统与最新锐得到了最佳的辩证和统一。

人生是一场丰盛的饕餮亦或一根难啃的骨头？我在其中又将何去何从？会不会成功？会不会幸福？这些也是蔡志松为之困惑并且认真思考的问题。人们往往容易在生活的细论里纠缠与困惑，疑惑本身造成的痛苦比事情的困扰更多地消耗生命。生活就像是一潭湖水，风吹过来就会有涟漪，蔡志松更关注涟漪下面的东西。他在不断地解决自身生命的问题、精神归属的问题。

蔡志松自我调侃说：“回忆20岁考上中央美院的时候，自我感觉很成熟，25岁毕业，26岁开始执教，28岁开始创作《故国》系列，29岁获国际大奖，33岁在国际拍场上取得佳绩，36岁辞职，39岁参加威尼斯双年展，如今到了40多岁，却发现自己其实还没长大，并且充满童真，可一照镜子，自己已经老了。”